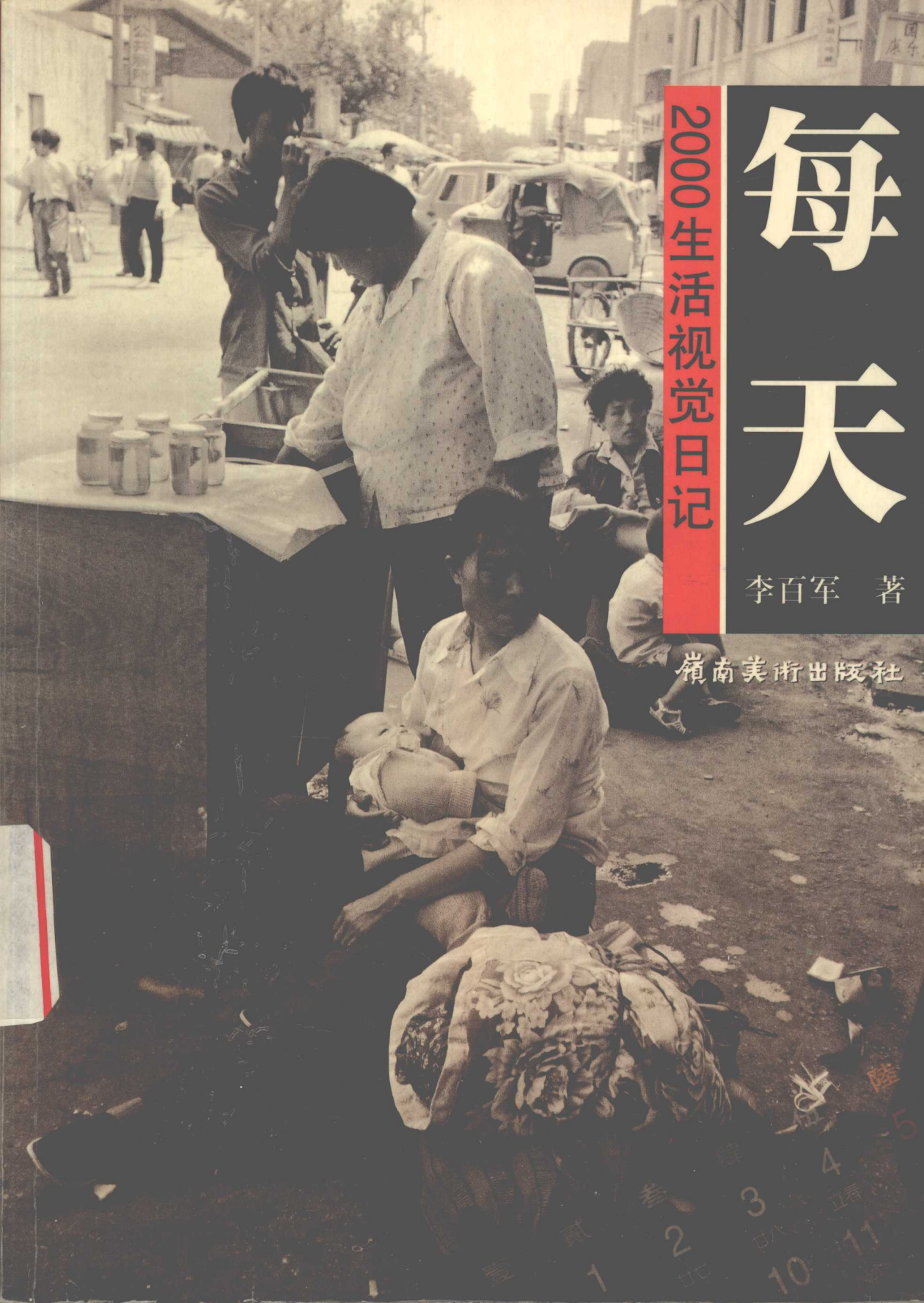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00生活视觉日记

每天

李百军 著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陆 5
4
3
2
1
10
11
立看
廿八
参考



李百军，出生于沂蒙山区偏远乡村的农民家庭。1980年开始搞摄影，曾在外国举办过个人展览，作品曾获全国影展银牌。嗜烟酒、喜流浪，在外游荡30多年后，又回到了过去的小山村。

1991年 在日本朝日图片社举办展览“沂蒙父老”；

1992年 台湾摄影家出版社出版《李百军摄影作品集》；

1997年 在西班牙举办个展“中国陕北”；

1997年 在法国举办个展“新兵连”。

李百军没有追寻伟大图像的夙愿，也没有合谋入流的热忱，却在主流与边缘的结合地带恪守他平常的视角，观看、被看，体验着你、我、他的错觉磨合，从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中吮吸着良知的给养，分辨着流血与流俗的嬗变切转。

——侯登科

在中国，从照片中读出个人身份以及一种真正平等视点的摄影家，李百军算一个。李百军坚守自己作为农民的个人身份，并且在他的影像里表达了个人身份与拍摄对象的一体关系：他在那些人群中，他与他们是真正的同命运共呼吸。对于当代中国，具有这种态度的摄影家，尤其珍贵。

——李 媚

他拍这些作品用的相机似乎没有装镜头，使一种直接面对人生的感觉在这些作品涌动。没有了镜头，就没有镜头前的造作，就没有那种镜头后的主观，也就没有所谓艺术“固有的模式”和这种模式给摄影本体发展造成的重荷。正是因为没有了镜头，才把摄影与真实、生活、艺术的关系从匠意、功利、模仿的缠绕中摆脱出来。

——刘 阳

百军的照片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似乎他的每一张照片都违反了构图的基本原则，存在着多个趣味点，各趣味点之间又不存在主从关系，使目光难于停留在某一处。然而正是这种画面效果，正是因为几乎张张都是这种画面效果，使人砰然心动。

——闻丹青

每天

EVERY DAY

2000生活视觉日记

A Visual Diary of Life in 2000

李百军 著

J42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天：2000生活视觉日记/李百军摄. —广州：岭南美术出版社，2002.12

ISBN 7-5362-2641-1

I. 每... II. 李... III. 摄影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9851号

图片代理： www.fotoc.com

责任编辑：龚 瑰

美术编辑：柏 君

每天 2000生活视觉日记

出版、总发行：岭南美术出版社

(广州市水荫路11号9、10楼 邮编：510075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州天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3年1月第1版

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：760×1020mm 1/16 印张：16.5

印 数：5000册

书 号：ISBN 7-5362-2641-1/J·2201

定 价：29.80元

每天的纵深

侯登科

图像似乎于我们这个日趋平面化的世界有缘。

李百军似又不甘于平面，这就有了文图相辅一日一记的《每天》，有了三百六十五日的去来。大概，他是要与那种追求伟大图像的摄影人有所区别。自负而幼稚的摄影人常以“让图像自己说话”自我标榜，也同时掩盖苍白，却掩饰不住图像语言语焉不详、模棱两可或言不由衷的先天缺陷。说穿了，图像只是一个时间的空壳，看客们给它装进什么就是什么。它因了主体缺位也就“主语缺位”，不能用“我”的话语言说，全在别人怎么“看”了。何况，伟大的图像只征服伟大的眼睛，没有这种眼力也就没有伟大的图像。普通人的眼力之所以看不出来，是因为其更注重伟大中的平凡。世上普通人多，自有平常事、平凡心。李百军生活在山东沂蒙山区，可歌可泣震山撼岳的伟大壮举和英雄救难的时代不再，实难有伟大的图像产生。且他知道仅有图像是不够的。追寻、发现、创造伟大图像多少与历史遗传的古典浪漫情愫相关。可伟大常与残酷相伴，流血的历史结束了，流俗的现代开始了。流血是残酷的，流俗就受用得多了。市场化的劲风吹起，文化传媒工业的机器飞转，视网信息切换得目不暇顾，生产——消费——再生产——再消费，人们为今天而奔忙，心智为眼睛而操作，做爱、做秀、做事、做人，全在如何“做”了！“做”的价值会填平时间的纵深，仿佛人生真是一天又一天的“平台”，历史就是“平台”的铺排。流俗擦拭着生存的严酷，铮光锃亮，好一番映显五光十色的受用！就像金钱把革命、实用把理想、财富把道义、时尚名人精英大亨替换普世英雄信男善女重新包装，通通交付供给与需求的货架柜台去检验甄别。摄影的平面上，到处是展示包装的机会，娴熟的视角调度与迅速的题材掘取替代了歌颂与暴露的二值转换，哪管他是否沦为传媒帮办的马弁走卒，或“土”或“洋”。流俗就是文化，平面就是深刻，新艳就是创举，残忍就是时髦。一日一个新看法，一

天一场新光景，当人们惊喜于“读图时代”来临的时候，又有谁警惕与“独屠”的合谋，注目历史的舐犊之爱之恨之痛？在主流之外，是960万平方公里十之六七的“边缘”和并不伟大的平凡，浪漫不起来。

李百军没有追寻伟大图像的夙愿，也没有合谋入流的热忱，却在主流与边缘的结合地带恪守他平常的视角，观看、被看，体验着你、我、他的错觉磨合，从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中吮吸着良知的给养，分辨着流血与流俗的嬗变切转。他明白，照相机的快门有如利刃，切下的不仅仅是平面瞬间，时时处处都会有文化血脉进涌飞溅。能“切断”瞬间，却切不断血脉。他明白一个个瞬间都与“边缘人”的命运相关，他和他们的生存理由如出一辙，都是因为活着。以各自的方式活着就是理由。他能拍摄他们已经是权利的僭越。他也明白，伟大的图像之所以伟大，恰在于从特定升华向普遍，将个人的升华为众人的，唯其伟大也就遮蔽了活脱脱的平凡，使平凡成为象征、隐喻、符号，成为先验人性的躯壳。仅为了伟大刺激的图像去“做”，近乎残忍残暴，他不能。他能的是将象征还原，隐喻挑明，将被符号平面化了的视角习惯导向现实感动或关切，并尽其所能拓展经验的、感受的、想象的、理解的空间，使平面的图像获得别样的纵深，用人的现实境遇去对应所谓的人性关怀，而不是终极——终极太遥远、太虚无、太浪漫、太不符合国情。他更明白，国情非但意味着来日昌盛的经济努力，更意味着断续重生的文化选择：你只能从你的家园起步，而不能从他人的家园言行。抱怨莫如自知，空想莫如行动。就像摄影这个舶来品，虽然也能铺天盖地地制造现代或后现代的场景，扬伟大图像之直觉，寄终极关怀之忧思，却时不时地被沙尘暴遮住视屏，承受“自然历史”的惩罚，不得不将视角从平面调整向纵深，调整向时间的历程——历史，不无终极地聆听你从哪儿来又将向哪儿去的教诲。文明的盛衰起落，只是时间长河的浪涛，只有在时间的流变中，所谓的民族个性、文化血脉、命运兴衰才能获得启示性的阐释。或许正因为这些，李百军无奈中疏别了伟大，紧贴了平凡，力图让他的看法、想法与沂蒙山人的看法想法同摄影平面接合，生怕图像的自我言说会随着“他看”的错觉绕过生活的烦琐，绕过国情。这，应该

是他的初衷。

每天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时间之链。有人受用于做作，有人戴着镣铐跳舞，有人向永恒迅跑，快慢各异，轻重各异，存在使然。李百军有心把自己的每天和沂蒙人的每天纠缠在一起，重重叠叠不厌其烦，也让“日记”这种文体与摄影结合而不显得那么隐私。不算创举，也算尝试，试着让历史多些现实的鲜活，让理解多些生存的沉稳，让图像不只服侍眼睛，也让精英意识多一些学术外的冷静。我看《每天》，作者要在自己的自言自语和图像的自言自语间牵线搭桥，试图建立一种协商式的关系和妥协式的认同的目的昭然。这种关系与认同，比之那种艺术的、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强奸人意，用一己的深刻去剥夺他人的浅白，或在中国人脸上发现外国人的喜好，着力于“全球化的谄媚”的摄影，自有其深刻坦诚之处。唯其平静处之，也就少了张牙舞爪。因为普通人绝然不会生活在张牙舞爪中。即便是不普通的精英，长此张牙舞爪也受不了。李百军理解自己除了比别人多出个摄影来，也一定会少了个什么来。沂蒙山崮岭依旧突兀、干涸、贫乏，沂蒙山人刚从温饱线上起步，用所谓的“现代化指数”检测北京、上海等城里人可以，测沂蒙人，测十之六七的农村人着实荒唐。况且，沂蒙人和许许多多类似沂蒙人的文化心理是绝然测不准的。一个泱泱五千年文明故国的现代承传，决不会非此即彼！中国的事，从根本上还要看农村或城乡结合地如何变迁。炮烙式的“洋”法子虽可以止血，但想了断文化血脉纯属枉然。换血式的急切虽不损伤精英贵胄，但金字塔的尖顶从来都不承载倾覆的劫难，它只承载荣光。李百军与时尚保持间距出于本能，是沂蒙山给了他起码的生存良知。就像他虽也自卑于图像的创造，却并不自谦于图像的“旁证”：一种间或于你我他生存境遇相互关联的旁证。尤其在这个文明转承的艰难进程，也算对故土的回报。

每个人都在每一天用自己的想法活法引导明天。前程就在每一个人的脚下，而不在某一个人手中。摸着石头过河，每一个人的行影将与某一个人的行影共存于历史记忆之中，且行色匆匆。

2001年8月30日

日 壹 貳 叁 肆 伍

2

廿六

3

廿七

4

廿八

5

廿九

6

三十

7

初一

8

初二

9

初三

10

初四

11

初五

13

初七

14

初八

15

初九

16

初十

17

十一

18

十二

19

十三

21

十五

22

十六

23

十七

24

十八

25

十九

26

二十

27

廿一

29

廿三

30

廿四

31

廿五

月

2000年1月1日 星期六 阴

今天是元旦，又是1000年才有一次的稀罕日子，叫咱赶上了，可真不容易。

赶回老家，80多岁的老爹和老娘正忙着给孩子们准备饭，我跟老娘说今年是千禧之年，可要好好庆贺一下。老娘笑了，“什么千年万年的，日子不就是一天天过来的，俺没觉着这千禧年有什么不一样。日子过好了才有这些说道，苦日子哪天都难熬。”

2000年1月2日 星期日 阴

拍了两天，没找着感觉。老韩让拍新世纪，可“灵感”真够治人的！胶卷浪费了不少，也没



产生什么“灵感”，还是蹲下抽袋烟，歇会儿吧。

抬头看到对面东方红影院的海报《没完没了》重复贴了三遍，我念着“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……”真是的，新旧世纪之交也是没完没了啊，两个世纪不也是藕断丝连吗？

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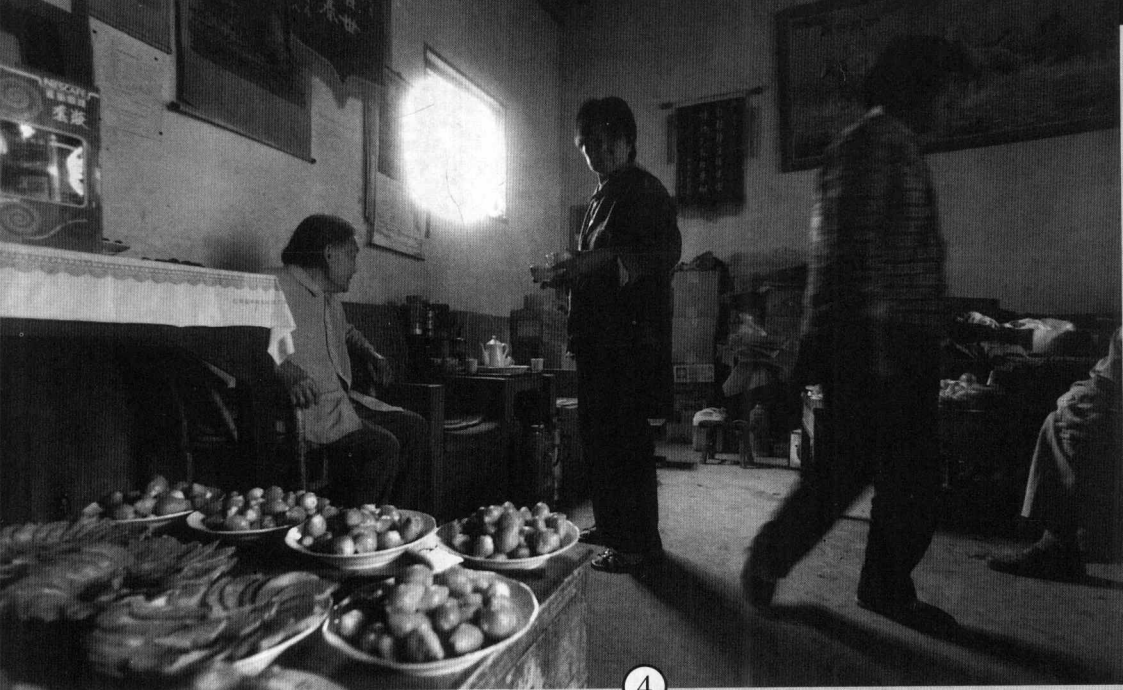
2

(注：老韩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韩济平，他曾约我们一帮摄影师在元旦那天拍摄相关内容，编一本《2000灵觉》的画册，后因其它原因而流产。)

2000年1月3日 星期一 阴

我去柴卜庄卫生室，“赤脚医生”赵邦勇正在为几个感冒的病人输液。村民曹光年的闺女已经挂了三天吊瓶了，还是不见好。躺在床上还想着学校的作业，心里急呀。医生说，最近几个月没下雨雪，天气很干燥，患感冒的人太多，卫生室容不下，只好到病人家出诊。

庄里人说，如今的天再也不是原来的天了，光阴天不下雪，要是下场雪就好了！



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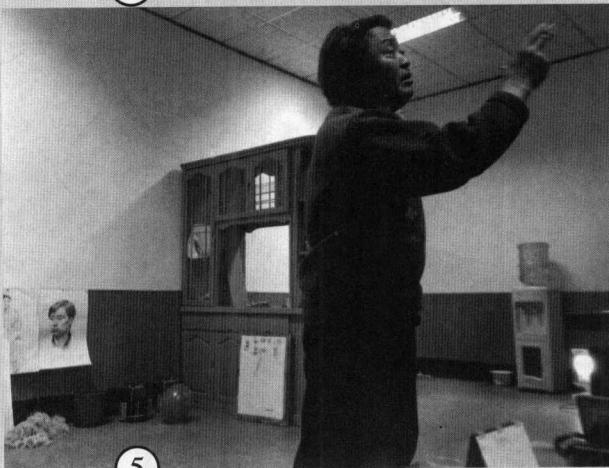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1月4日 星期二 雪

确实该下雪了，连续几个月干旱，别说地里的庄稼缺水，连人都旱蔫了。听人说，干燥引起的流感病人，把临沂城的医院都塞满了。

不光人有病，听说现在又流行什么“五号病”、“口蹄疫”，凡是四条腿的都有问题，吓得人们都不敢吃肉，市场上卖肉的可清闲了。常在饭店里吃“公饭”的主儿，更是谈肉色变。海鲜馆就火了，下午吃，上午就得定桌，晚去一会儿桌就没了。不过，乡里农民倒不管那一套，想吃就吃，也没见几个得病的。

2000年1月5日 星期三 多云

司子兴从济南来，为了省钱，哥几个把他安排在罗庄美术中学住，吃在食堂，倒也便利。



5



6

学校食堂平常只烧些白菜炖粉条、萝卜熬豆腐之类的大锅菜。今天破了例，大师傅靠了边，孙继亮董事亲自下厨，几个菜折腾了个把小时，总算有道红烧鱼味道还可以。

老司一高兴，喝了七八两，借着酒劲，滔滔不绝地谈画说艺。讲得慷慨激昂，极其投入，几个美术老师听得目瞪口呆，害得陈天强、桑超一夜没睡。

老司喜欢别人称他大哥，我更愿意叫他“老东西”。

（注：司子兴，我的朋友，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油画创作，现为济南市职业画家。）

2000年1月6日 星期四 晴

柳琴剧团到乡下去演出，我也跟着凑热闹。尽管台下人不多，但演员演得很卖力。

柳琴是临沂地方剧种，从民间“拉孤腔”演变而来的。早些年没有电视时，柳琴是人们百看不厌的戏，有的戏迷一出戏连看几十遍，从头至尾都能唱下来。现在电视能收20多个台，谁还去看柳琴戏？

2000年1月7日 星期五 晴

早上还不到七点，运输公司飞燕改装厂的刘林生厂长打电话找我，要我帮他们把几个新客车的图案设计一下。老刘是我的老朋友，况且我也在运输公司干了多年，自是义不容辞。

但我没学过工业设计，心里没底，只好请姜奇去应付一下。没想到见到厂长后，他胡吹乱侃半天，愣是把刘厂长给侃懵了，还真把他当“专家”看。

我偷着乐了，这小子去了澳洲两年，别的学得不怎样，侃的本事可见长了。

没想到厂长对他的设计还真满意，我问他是如何设计的。他笑了，不就是把南韩的汽车说明书剪下来给了他吗？

（注：姜奇，油画家，曾赴澳大利亚留学两年，擅长油画静物，临沂市艺术馆专业画家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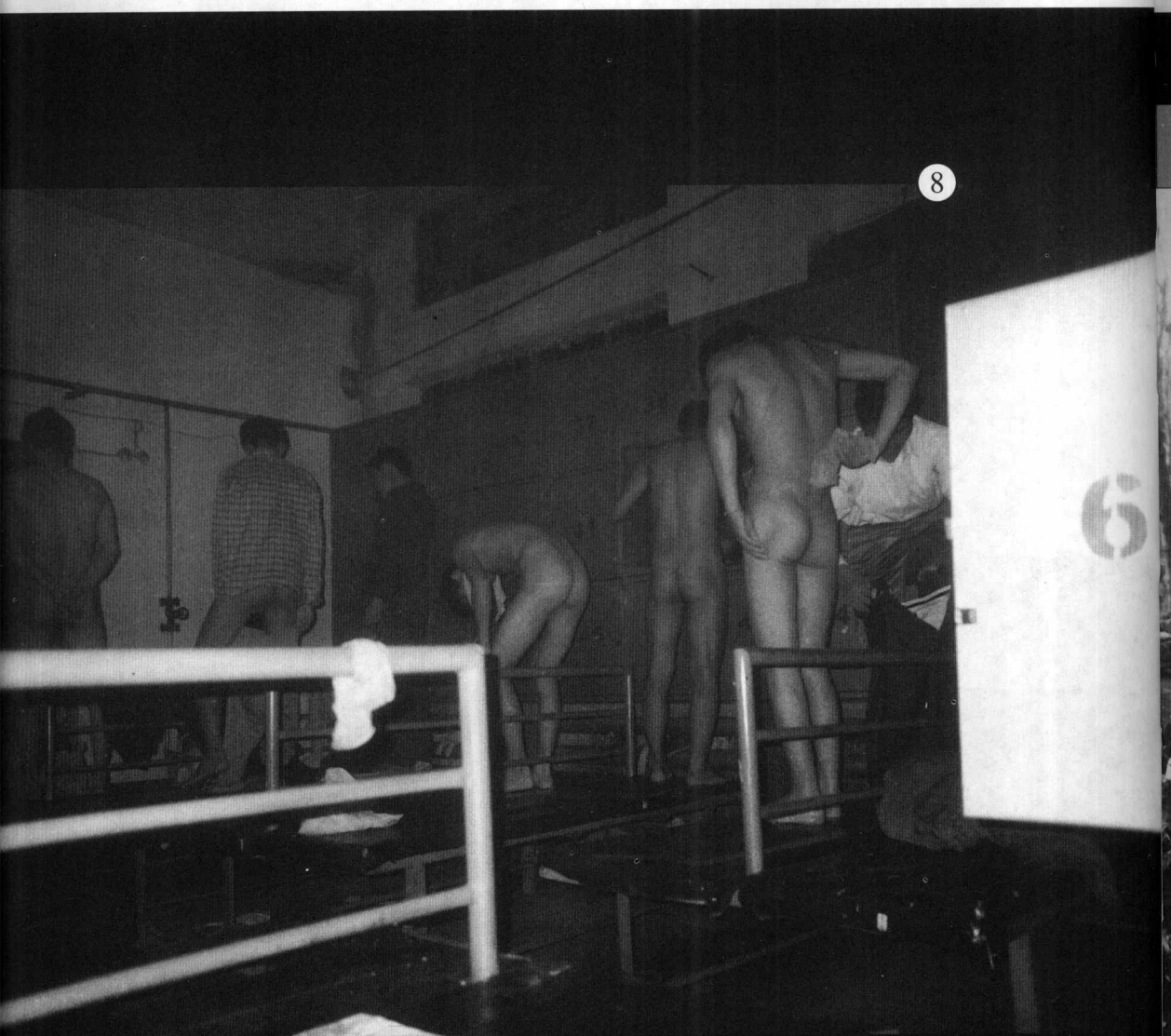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1月8日 星期六 晴

从元旦到现在，一个多星期了，连澡都没洗一次。改装厂沈力法书记看我蓬头垢面的样子，问我多长时间不洗澡了，我说两个世纪了。

沂蒙路的大众浴池，洗澡的人还真不少。虽然临沂城去年大大小小新开了十几家浴池，生意还是那么好，看来人家就比咱讲卫生。

偌大的浴池里老老少少挤了二十几口子。我很喜欢洗大池的感觉，迷上眼睛似睡非睡泡在水里，直泡得大汗淋漓，晕晕乎乎，再花上一块钱，让人从头到脚地搓上一遍，那才叫舒服。洗完穿衣服时，摸出相机偷拍了一张，冲出来一看幸亏是背影，没有什么“少儿不宜”。

其实也无所谓“不宜”，人都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的。



2000年1月9日

81岁的李

时从棉花织成

牵、刷、织等十几道工序。我小时候总喜欢到织布房去找他，看他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把梭子穿来穿去，手和脚配合得像某个舞蹈的节奏。也喜欢听那“咔嗒、咔嗒”的声音，瞧着他那悠闲自得的神情。

如今，他老了，干不了活了，只能一个人在庄子周围溜溜。

EVERY DAY

9





⑩

2000年1月10日 星期一 阴

中午路过临沂二小门口，正好放学，接孩子的汽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满满地挤了半条街，我靠边停下车，和一个骑三轮的老人聊起来。

老人叫周保田，原来是供销学校的副校长，现退休在家，平时除了溜鸟养花，最重要的工作是一天四趟接送孙子。老人告诉我，现在像电业局、银行等有钱的单位都买了专车接送职工孩子，既安全又省事。像他这样晴天还好说，碰上下雨刮风就遭罪了。单位效益差，买不起车，但孙子不接不行啊。什么时候单位能买个车接孩子就好了。

EVERY DAY